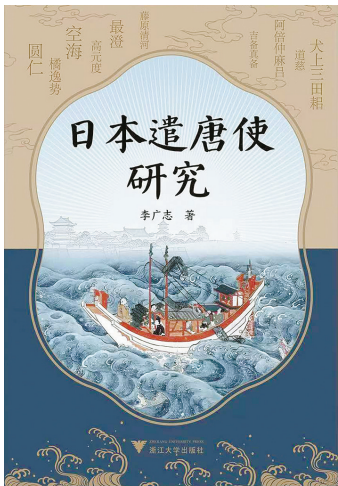


■ 宁波好书

触摸深度 感知温度

——《日本遣唐使研究》中的明州点滴



斯玉梅

读完李广志新著《日本遣唐使研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的眼前是千年前的骇浪惊涛。历史往往只有深度触摸，才能感知它的温度，才能了解在当时情境下的人物、事件。

从630年至894年，日本派出了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中止，实际成行16次。这16次中就有7次遇险，或舟覆人亡，或因船漂至南海岛屿、安南等地遭当地人攻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据统计，日本派出的遣唐使约5200人次，而其中遇难者起码在千人以上。在没有动力的帆船时代，只有熟练掌握季风、洋流，才能到达目的地。入唐面临如此高的风险，不禁令人瞠目。

遣唐使出发前，日本朝廷会

举办一系列的仪式。其中之一是送别宴，宴上要求五位以上官员每人作一首诗。为遣唐使作送别诗，自奈良时代就已开始，到了平安时代，作送别诗已成为上层贵族的普遍礼仪。

为了让留学人员在中国期间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购买书籍、文物并带回日本，日本朝廷往往给予他们大量的资助，因此留学人员回日本时常会携带大量佛教经卷、儒家经典等文献典籍，日本由此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

在16次遣唐使之行中，有3次与明州有关。分别是第4次（659年）、第12次（752年）和第18次（803年至804年）。第4次本来走北线（山东半岛登州一带登陆），不料第二船漂至越州余姚县，于是返程也从余姚出发。第12次共4船约500人，来程顺利，在明州登陆，回程从苏州黄泗浦出发，遇险。首船漂泊至安南驩州，著名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乘此船。全船180多人，刚一靠岸便遭当地人劫杀，仅幸存10余人，阿倍仲麻吕幸免于难。“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好友李白误以为阿倍仲麻吕遇难，悲痛万分，还专门写了悼念诗。而阿倍仲麻吕从苏州出发时的诗作，在日本被冠以《明州望月》之题，成为日本和歌史上的杰作。其余各船顺利返回日本，鉴真和尚就是在此次搭乘行动中成功东渡日本。

第18批遣唐使在福州长溪

和明州鄞县登陆，后从明州返航。803年4月14日，遣唐使共4船从日本难波津出发，不久遭暴风雨雨，沉溺者无数，航行被迫终止。再次出发是第二年春天。第一船于8月10日抵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以南海口（今霞浦县赤岸村）。第二船于7月抵达明州界。第三船去向不明，全船140人遇难。第四船抵达和回国时间晚一年，在唐的靠岸地点不详。

第18次遣唐使成果显著，茶叶在日本的传播、日本新兴佛教的流传，都可归功于它。而随此次遣唐使入唐、返程的日本僧人最澄、空海，都是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

最澄入唐的主要目的是去天台山求法。唐贞元二十年（804年）7月入唐，次年5月回国。最澄在唐的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浙江的明州、台州、越州。最澄前往天台山求法，明州地方政府为其出具的文牒保存至今，已成为日本国宝，被称为《传教大师入唐牒》。最澄在唐接受了天台宗、密宗、禅宗及大乘戒法的传授，归国时带回经书章疏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回日本后开创了日本天台宗。2011年7月11日，在宁波观宗讲寺举行了“最澄入唐上岸圣迹碑”揭牌仪式。观宗讲寺是天台宗的重要传播基地，在此地立碑，以示纪念。

空海的留学计划原定是20年。在长安留学的空海，在青龙寺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即密宗高僧惠果。惠果传法已毕，临终前嘱托空海，尽早回国，将密宗传之东国。大约一年后，遣唐使第四

船成员来到长安，空海提出回国请求，获准后提前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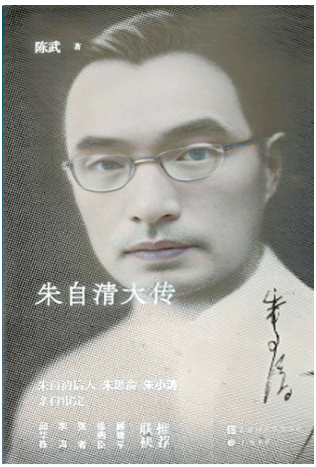
空海从明州回国，还衍生出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为寻求在日本传授密宗的圣地，空海在明州海边投掷密宗法器“三钴杵”。回国后，他四处寻找，发现三钴杵落到了高野山的一棵松树上。此后，这棵松树被称作“三钴之松”，广受人们膜拜。空海成为日本真言密宗之祖，高野山也就成了真言密宗的道场。

当最后一次（即第19次）抵达的遣唐使返航后，日本与唐朝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但彼此的民间交往并没有中断。这期间，海上贸易商团开始崛起，于是日本官员和僧侣，搭乘贸易船只频繁往来于两国。

而明州州治自821年迁至三江口后，建子城，筑罗城，三江口桅樯林立，标志着太平洋西岸的明州港正式建成，并跻身唐代四大港口之列。相比9世纪之前的单一模式，东亚海域出现了跨国贸易繁盛的新气象。

日本遣唐使研究，是一项多领域、跨学科的综合项目，既需要深入掌握中国史、唐史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具备日本史、语言学等方面的专业素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广志副教授完成的《日本遣唐使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文献学、考古学等最新成果，以实证的方法，对中外史料进行了新的鉴别和梳理，系统地研究了遣唐使的全过程。本书共14章近50万字，填补了国内在日本遣唐使研究领域长期以来缺少系统完整研究著作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

荐书



《朱自清大传》

作者 陈 武
出版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日期 2025年5月

我们对于朱自清的了解，大多来自课本上的名篇《荷塘月色》《背影》等。可真实的朱自清身处一个动荡而变革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之中，他秉持了怎样的立场？他如何看待同时代的其他人？这正是《朱自清大传》的作者陈武所关注的。

经由作者的文字，我对朱自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朱自清本质上是一个“日子人”，他原本只想认真度过自己完整的一生。他的早期作品，以览胜记游散文与抒情散文为多，这些作品反映了共同的主题——对于“美”的追求与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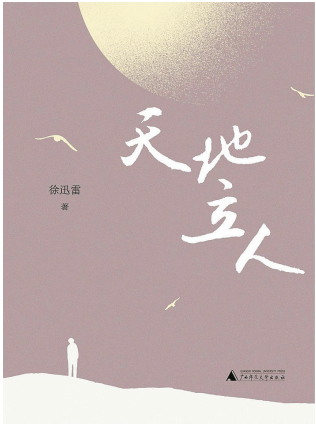


《神鸟的岛屿》

作者 陈伟军
出版 浙江教育出版社
日期 2025年7月

宁波青年作家陈伟军的《神鸟的岛屿》，以浙江韭山列岛守护“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的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少年成长、友谊和责任动人故事，它用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少年与自然相遇时那份真实的悸动。

小说中的少年群像塑造堪称一大亮点。江小鹏、马睿、林芊芊、阿海、青草等角色，



《天地立人》

作者 徐迅雷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4年12月

《天地立人》是杂文家、评论家徐迅雷的一部人物随笔集，书中叙述了王安石、郑和等历史人物的开拓性事迹，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等近代智识者的进步思想，袁隆平、钱伟长、屠呦呦等当代科学家的巨大贡献，以及三毛、泰怡、贝利等文体人物的精神追求。作品通过对众多人物的书写，探索人立于天地之间的价值与

■ 书人书事

甬上不闲人 《街上》初圆梦

——滕延青其人其书



楼伟华

酷暑，午后，沿着中山路往西，我们去拜访《街上》的作者滕延青先生。

最早知道滕延青的名字，是在两年前宁海作家浦子的“浙东文学”公众号上。当时节选了《街上》的两个章节：站木笼、新来的县长。细节传神惊人，文字平和中透着老辣，浙东方言的运用恰到好处，颇为精妙，很有汪曾祺、林斤澜的文学韵味。单读这两章，便觉得是一部上乘的长篇小说。这样的写作风格，正是我喜欢的，一时感慨良多，我之前居然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功底深厚的本土作家。

我在网上搜寻此书的信息，可惜没找到整部书的阅读平台。令人惊讶的是，滕先生虽然以前也写散文、诗歌、寓言，却是在年逾古稀之后才正式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在时下文坛是罕见的。

某次与好友张敏先生聊天，说起他的老乡滕延青先生的小说。他一拍大腿说：“巧了，他是我的中学老师。”我便提出想去拜访滕先生。张敏先生有心，他得知南上文化大家杨东标先生与滕延青先生是好友，那天下午

要去看望滕先生，便跟杨先生说了我的愿望，遂同住。

按响门铃，开门处，滕先生站在那里，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

他的板寸头发雪白，根根竖立如铁丝，好像很符合鲁迅先生对宁海作家柔石的评价“台州式的硬气”。滕先生眼神温和中透着犀利，这应该是慈爱长者和思考者的内心外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人，甚至会有些倔。但是，坐下来一聊天，说起他的文学创作，便变得家长里短惠风和畅了。

已经84岁的他，和我们的交谈根本没有代沟和陌生感。他说：做了一辈子的中学教师，退休后一下子觉得很空了。2005年搬到宁波居住后，与以前的亲戚朋友不太走动了，整日里无所事事憋得慌，就请人刻了枚“甬上不闲人”的图章，聊以自我调侃。后来，经人介绍去宁波老年大学学书法、学国画，一周上课两个半天，其乐融融又不“闲”了。这一学就是十年，之后由于超龄，再次成为“甬上不闲人”。

闲不住的滕先生，开始在家画画、练书法。一个夜晚，他做了一个梦：自己的“猴城记忆三部曲”出版了，还举办了隆重的新书发布会，大家说这是浙东《白鹿原》式的长篇小说，电视台记者拿着话筒采访他……他一个哆嗦，梦醒时分正是旭日东升之际。

滕先生沉默寡言了好多天，老伴以为他生病了，颇为担心。他嘴上说“没事没事”，其实心里开始有事了：猴城，是宁海的别称，寓意仙气和儒学底蕴，也与明代大儒方孝孺有关。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在中学教语文几十年，他的文字功底是很好的。于是，滕先生琢磨开了，是不是为猴城宁海写点东西？

时不待人，说干就干，要干就干个大的。滕先生决定在有生

之年完成梦中的三部曲：反映年轻人奋斗的《废园》、展示教师生涯的《红尘扑面》及描述商业街风云的《街上》。这一年，滕先生已经75岁了。

2016年初春，他开始动笔写以教师为题材的小说，初名《一身尘埃》，意思是教师工作很辛苦，浑身尽是粉笔灰尘。写着写着，他觉得用《红尘扑面》的书名更好。写了30多万字，快结束时，滕先生觉得主题还出不来，就搁置下来了。

于是，他开始琢磨第二部小说。

滕先生生活在商业世家，从小在商业街上长大。他的祖父、父亲、叔叔、舅舅、岳父等都是小商人。这些商界老前辈，已经先后离世了，整条商业老街也在拆迁之中。他熟悉商人，特别是小商小贩，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们的形象，再加上以前母亲经常给他讲一些祖辈从商的故事，滕先生决定用笔再现他们。

写商人，最著名的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曾风靡全国，改革开放后还被拍成电视连续剧。《上海的早晨》是一种大开大合的写法，滕先生认为，自己应该从小处着眼，就写小街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从小商人挣扎、竞争、成功的历史维度写，并带出街上的其他人物，时间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写他们循规蹈矩、小心谨慎，也写他们的抗争与成就。

小说一开始是写在稿纸上的，写了5章，滕先生考虑到写好以后，还要请人在电脑上打出来，比较费事，索性自己捣鼓起电脑。

“我是80岁学跌打。”滕先生笑着告诉我。

那时，他一边想一个句子，一边就用拼音打字。一个字一个字拼出来，如果不准，就去查百度。初时，一天也就打500多个字，虽然比手写慢许多，但他坚持着。如此6年下来，一部45万字的小

于“打”出来了。不久后，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街上》书写了祥泰、兴隆两家老字号的主人在行业竞争过程中跌宕起伏、富有情趣的故事，更描绘了两代主人公艰难曲折的创业历程。

小说出版后，正如滕先生梦中的情景那样，各大媒体前来采访。有学者评价：我们总希望告别历史，告别历史总归是容易的，而铭记历史却需要一代一代的人接续不断地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滕延青的《街上》是一段历史，也是一段铭记；是一种告别，更是一种接力。

它以作者父辈的人生故事为基础，以近现代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流变为背景，以作者对浙东土地的热爱与敬意为主线，在碎片化叙事中揭示小人物面对时代变迁的人性坚守。在新书发布会上，杨东标先生高度赞誉：这是一部“大写”的“清明上河图式的浙东民俗画卷”小说，是当代浙东商业文化小说的力作。

在《街上》的结尾处，写到了钟楼、白兰花、合胞……这些寄托了滕先生的愿望：希望从“街上”出去的乡人们，最后能够团圆。

“年少志高成旧梦，老来笔底锦花开。桃源古镇展新卷，商贸街坊上舞台。乐水乐山随君意，文为史尽吾才。镜中映照旧时月，自有高人褒贬来。”滕先生的这段话被印在书的底封，准确地抒发了他的创作初衷和心境。“我虽然84岁了，但脑子依然清晰，《红尘扑面》在做最后的修改，《废园》已经开笔，自觉能够完成猴城记忆三部曲。这是我一辈子的执念，更是一种另类的养老实践。”滕先生信心十足地说。

傍晚时分，我们告辞出门，滕先生老两口执意要送我们下楼。他站在马路边，向我们挥手告别，一缕夕阳染红了他的白发。我忽然想到，他的《红尘扑面》出版时，以此景作为书的封面，应该是很贴切的。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